

金忠節公

卷一 策館課奏疏



05051

金忠節公文集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上諭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嬪代

凡劬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

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賜諡御見

聖度如天軫恤遺忠實有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據

傳聞未暇遍為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

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案

嘉慶五年刊

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

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蹇

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

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

殞行陣與夫俘擒駢侈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

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

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

全名節其心亦竝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

安唐桂二王并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為國

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  
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  
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竝能慷慨輕  
生者議謚固難於概見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  
軫慰嘗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濟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  
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

嘉慶五年刊

二

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親製書  
事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爲獮薙然迹其冒  
鎬櫻鋒竭忠効命未嘗不爲嘉憫又若明社將  
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  
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  
身凜凜猶有生色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  
崇禎權奸接踵闖豎橫行遂至黑白混淆忠良

泯滅每爲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爲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爲國抒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等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旣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衮鉞昭然使天下

嘉慶五年刊

三

萬世共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卽以是示彰瘡所有應謚諸人竝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謚號其如何分別定謚之處著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竝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通謚忠節諸臣

巡撫徽寧池太等處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金

聲休寧人南京破保徽州通表唐王尋爲

大兵間道襲執至江寧不屈死

見明史  
及輯覽

嘉慶五年刊

明史傳

金聲字正希休寧人好學工舉子業名傾一時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庶吉士明年十一月

大清兵逼都城聲慷慨乞面陳急務帝卽召對平臺退具疏言臣書生素矢忠義遭遇聖明日夜爲陛下憂念天下事今兵逼京畿不得不急爲君父用夫通州昌平都城左右翼宜戍以重兵而天津漕艘所聚尤宜亟防今天下草澤之雄欲效用國家者不少在破格用之耳臣所知申甫有將才臣願仗聖天子威

嘉慶五年刊

五

靈與練敢戰士爲國家捍強敵惟陛下立賜裁許申甫者儉也好談兵方私製戰車火器帝納聲言取其車入覽授都司僉書卽日召見奏對稱旨超擢副總兵勅募新軍便宜從事改聲御史參其軍甫倉卒募數千人皆市井游手所需軍裝戎器又不時給而是時

大清兵在郊圻久勢當速戰急出營柳林總理滿桂節制諸軍甫不肯爲下桂卒掠民間甫軍捕之桂輒索去聲以兩軍不和聞帝卽命聲調護亡何桂歿甫

連敗於柳林大井乃結車營蘆溝橋

大清兵逸出其後御車者惶懼不能轉穢戮殆盡甫亦陣亡聲痛傷之言甫受事曰淺直前衝鋒遺骸矢刃殆徧非喋血力戰不至此帝亦傷之命予恤典聲恥無功請率參將董夫勝兵七百人甫遣將古壁兵百人及豪傑義從數百人練成一旅爲劉之綸奇兵收桑榆之效不許俄以清核軍需告竣奏繳關防請按律定罪再疏請罷斥皆不許東江自毛文龍被殺兵力弱勢孤聲因東宮冊立自請頒詔朝鮮俾聯絡

嘉慶五年刊

六

東江張海外形勢帝雖嘉其意亦不果用尋上疏言陛下曉夜焦勞日親天下之事實未嘗日習天下之人必使天下才不才及才長短一一程量不爽方可斟酌位置往者陛下數召對羣臣問無所得鮮當聖心遂厭薄之臣愚妄謂陛下泰交尚未殷顧問尚未數不得謂召對無益也願自今間日御文華令京卿翰林臺諫及中行評博等官輪番入直博咨廣詢而內外有職業者亦得不時進見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廟堂舉錯邊塞情形皆與臣工考究於燕閒之間歲

月既久品量畢呈諸臣才不才及才長短豈得逃聖  
覺帝未及報聲再疏懇言之終不用遂屢疏乞歸後  
大學士徐光啟薦聲同修歷書辭不就以御史召亦  
不起八年春起山東僉事復兩疏力辭鄉郡多盜聲  
團練義勇爲捍禦十六年鳳陽總督馬士英遣使者  
李章玉徵貴州兵討賊迂道掠江西爲樂平吏民所  
拒擊比抵徽州境吏民以爲賊率衆破走之章玉諱  
激變謂聲及徽州推官吳翔鳳主使士英以聞聲兩  
疏陳辨帝察其無罪不問其年冬廷臣交薦旣命召  
用促入都陛見未赴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超擢  
聲左僉都御史聲堅不起

大清兵破南京列郡望風迎降聲糾集士民保績溪  
黃山分兵扼六嶺寧國邱祖德徽州溫璜貴池吳應  
箕等多應之乃遣使通表唐王授聲右都御史兼兵  
部右侍郎總督諸道軍拔旌德寧國諸縣九月下旬  
徽故御史黃澍降於

大清

王師問道襲破之聲被執至江寧語門人江天一曰

子有老母不可死對曰天一同公起兵可不同公殉  
義乎遂偕死唐王贈聲禮部尚書謚文毅天一歛諸  
生

贊曰廢興之故豈非天道哉金聲等以烏合之師張  
皇奮呼欲挽明祚於已廢之後心離勢渙敗不旋踵  
何尺寸之能補然卒能致命遂志視死如歸事雖無  
成亦存其志而已矣

嘉慶五年刊

八

忠 節 公 水 像



鄭士芳敬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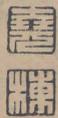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

金 丘 希 先 生 像 贊

鬱 盤 兵 策 倉 皇 時 事 爭 雖  
無 成 人 悲 其 志 口 沫 手 胼  
公 之 制 義 匪 文 之 雄 惟 生  
之 氣

後學山陰李堯棟敬書



金忠節公文集鈔

卷一 策 館課 奏疏

廷試策

生知安行論

心存無盡性之理論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論

政在養民論

積貯天下之大命論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 目錄

孔子稱伯夷叔齊論

舉邊才足兵餉議

澹泊寧靜解

比九五泰九二說

據實奏報疏

奏繳辭銜疏

再請罷斥疏

入臺首疏

入臺再疏



告病第二疏

辭謝起補修歷疏

見題叅後據叅陳辯疏

卷二 書

與朱父母

與程伯名

與程希呂

與程子芳

與族人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 目錄

與陳雲怡

與何綱卿

與劉梧陽

與譚友夏

上徐元扈相公

與郡太守

爲邑令君與本部監司

與邑令君

與邑令君

復鄰村某氏

與馮漸卿

與郡太守

與郡太守

與饒太守

與欽令君

與蜀司李洪

與邑令君

與徐按君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

目錄

與畢東郊

與徐按臺

與凌蒼虛

與郡太守

與洪簡臣年兄

復郡司李

復李年兄

復欽李令君

與撫按兩臺

與諫垣熊

與方慕菴

與尹宣子

與史大司馬

與程韋菴道尊

復汪濬源

與鄭撫臺

與馬瑤草

與劉念臺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 目錄

復郡太守

上延津王

與長兄

與長男

卷三 序 壽序

房書序

送王子雲遠遊序

程阿白書序

任澹公文序

任仙孟文序

還古書院會序

友善會序

爲諸生賀魯青海課最詩序

送郡司李序

袁廣文課士序

爲諸生賀袁廣文得獎序

劉用潛文序

送邑令君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

目錄

李雨公文序

鄭超宗文序

送郡司李

洪簡臣文序

歐陽節菴文序

賀定齋集序

蒲圻曾成西父母文序

告邑人送何二尹序

爲邑令君序

在是集序

夏京三文序

程敬通輯醫書序

陳青雷詩序

唐太尊擢徽寧憲副序

城南葉氏四續譜序

壽岳父鮑翁七秩序

壽震宇翁朱老師九秩序

壽明之黃太翁六秩序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

目錄

壽藤溪君誠玉君五十序

汪雲門翁壽序

壽熊母李孺人序

壽鄭母張孺人七秩序

壽尹惺麓先生

壽吳親母金孺人序

壽張年嫂裘孺人序

壽魏肖生先生八秩序

壽旌表貞節吳母程太君八秩序

卷四 傳記 祭文 墓誌銘 跋 引 題  
雜著

唐中丞傳

司李生祠記

重建南漳曾侯永墓祠記

建陽令黃侯生祠碑記

奠尹太翁暨封母

祭君召三兄文

祭汪文烈公

太學生程君墓誌銘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 目錄

程文學墓誌銘

家墓誌銘

讀因清輿記跋

勸輸修汪王廟引

王氏家規引

黃石義防引

題伯翁仰山公像

告郡邑人

附友助事宜十五條

廷試策

戊辰

臣對臣聞帝王之嗣服中興也有率舊之章所以靜朝野之業而一其志有取新之道所以作內外之事而致其功其舊維何所謂聖神往而精詳嚴密之制無有求而不備亦無舉而不靈上有必循之典刑則下有可問之老成而不得以意與者也其新維何所謂聖神出而參伍錯綜之宜無有令而不行亦無禁而不止上有必核之名實則下有自易之意氣而不得以習狃者也夫意起於一日而一日之意不可驟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策

一

以爲新故其道必有所考舊之而愈以新則今日復見之威儀也原非操不易民而教不變俗而治之說以漫爲顯承習成於累世而累世之習不可安以爲舊故其道必有所反新之而適如舊則本朝自有之制度也亦非執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之說而以爲更始自古帝王所以折攝羣英開其偏黨逆則有挽流必上之權鼓舞萬類必歸正直順則有建旣自下之勢師濟已自不闕於鷁班弓旌亦可蒞施於藪澤人與官不相浮官與事不相閤繇斯道也知之非

艱行之惟艱得君實難得臣豈難千古一時廼在今  
日欽惟皇帝陛下精微執中明哲作則夙夜宥密感  
人心而和平日月就將鼓萬物以盛大靖竒氛於宮  
廷而四罪咸服柄指天下之春渙大汗於中外而五  
福用章氣奮地上之蟄圖書時環左右實以肅制心  
制事之規取一世而運之掌杼袖遠念東南則并厘  
玩人玩物之戒翼兆民而置諸懷清明在躬百度惟  
貞舉朝已唱天保之頌陰隲自上彛倫攸敘率土共  
欣皇極之疇雖竭古今之盛事未或揚圻無遺廼猶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策

二

黜已安已治之議思萬舉萬當之籌進臣等於廷賜  
之咫尺之地得論天下之事以任賢圖治之大務稽  
圭竦方來之微臣臣伏念今昔或廼忠臣孝子覽前  
籍而歎千載難見之休不謂餽生豎儒及此生而以  
一日躬逢其盛扣之不鳴臣愧金石勦說雷同義不  
忍出雖不悉當敢盡其愚臣謹按詩書紀詠之辭若  
虞周上下之間莫不盡制分官專精得人用能熙載  
亮工咸和不冒顧官不必備人惟其賢則有千百爲  
數遠勝千萬欲官得人非人得官則有出處異趨同

襄盛烈如此則何患乎有才而無官以給致慮於野之遺賢如此則何患乎多位而無人以充動念於人之難求或曰上古事簡則懷襄之平封畫之密漢唐而後曷嘗稍比其殷浩果若斯言是末世人才當復遠過三代矣或曰遠古氣厚則醇既日漓漓復日散前人不作久後漸當爲鬼魅必執斯言彼洪荒創闢俱不屬聖神力矣撥亂反正之才代不乏人閑邪存誠之道實惟聖功其君皆不徒爲一日苟安之計而具存天下萬世之懷故其臣亦皆忘富貴利達之心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策

三

以念萬里生民之寄夔龍夷益未嘗分九州以領官牧之任大夫卿士未嘗限千八百國以均王朝之班人心不爭盛衰於鄉國大才不念炎冷於旦夕致治之隆於今爲烈臣因熟計爰得淺論以爲天下有大勢貴識大勢而審其先後物情有流弊宜察流弊而衡其重輕拮据滋殪大都用心於事物應更以臣民爲事物之樞剝煩理劇無不浩嘆於人才尤知以人心爲人才之本張羅設網以盡萬類而官各有制唯更一代而鑒弊卽以盡善雖漢唐之盛皆有可紀此

不得果蕩成憲者也奮庸烝髦以輯庶務而人各有  
心每閱一世而久安卽以滋玩卽虞周之後非無可  
鑒又不得怯破俗例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攬八  
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當時經文緯武之儔致詰  
兵理財之效者亦何其有求卽獲卽其設官而輕重  
大小之相維以爲用賢釐奸之并得者又何其靡事  
不舉夫君臣之道至比天地此皆以覆載萬物爲心  
也任人之道方之用器此言可用之材尚不得混置  
也大哉聖訓內之而使含光庶位擢穎朝廷外之而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策

四

六幽宅心萬靈仰德以此列祖相承世有洪圖卽宵  
豎間出僨事而偉碩時建勳節迺至陛下而承謨顯  
烈之日又卽爲出剝入復之時雖操曲木者不累日  
銷金石者不踰月人情宜更見易而期月而可期年  
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元聖亦復需時尚有可言  
臣何敢諱臣竊觀邇日東西南北警報并聞錢穀訟  
獄普天同劇外飛羽檄內疊簿書事已勤也芻粟不  
絕士馬猶枵屯蹉久救公私同竭至賣虎冠又鬻銅  
衿財已匱也誠如聖問可厯過憂顧臣愚慮謂不在

此臣來田間而不見也賦豪民之田莫不什五貸富  
室之息率盡倍稱而督農隴畔非有田峻追課蓬門  
但聞胥史又其甚而椎埋嘯聚之傑正不盡出於饑  
寒臣入都門而有見也趨謁報謝之節日頓長安之  
騎傳空引滿之歡湯勞庖宰之治至於息偃在牀多  
對妻妾及其出入風議半爲恩仇推其故而叢脞度  
閣之事反不盡繇於鈍拙蓋黌序之教不飾於前而  
選陟之道又乖於後自兩科而外鮮有不賂而得之  
官從兩科而後亦希有舊業可理之人豈天下之無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策

五

才有才而掣之以岐路蕩之以大浸才不必爲國用  
則心蠹也豈冠裳之無心有心而迫之於荆棘勸之  
以醜毒心不獲爲已有故才竭也夫終日讀聖賢之  
書不知所學之何事一朝享君父之祿莫識此恩所  
從出朝廷不辭賤所欲則唾手而得且有名軍旅  
不辟難所憚則掉臂而行行亦有辭過則歸已實或  
負戾而強說人以無罪功則稱君非有誠節而敢貪  
天爲已力大率近時之沿習未保今者之悉去凡皆  
近薄而莫肯爲厚夫繪薄則亟裂垣薄則亟頽醴薄

則亟敗器薄則亟毀人有恒言曰忠厚則願陛下之  
範諸臣以厚作忠也凡皆近輕而莫肯爲重夫兔走  
輕於麒麟燕飛輕於鳳凰鼃躍輕於靈龜地騰輕於  
神龍人有恒言曰廉重則願陛下之化諸臣以廉成  
重也礪世磨鈍之具無予天下以必得無絕天下以  
必不得而竭情盡志以祈一得者無不有事於軍國  
洗心革面之權無開天下以可免無閉天下以不可  
免而屏息絕迹以幸一免者要不自藏於身家相觀  
而善則無尤而效之之舉有私必敗遂無利而爲之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策

六

之時法紀盡明而官和於朝官廼稱百將在其中矣  
蒼黎盡輯而民和於野民廼稱萬士庶在其中矣四  
方有敗折箠鞭之如聖問所稱四患豈足長厯宸憂  
哉抑臣更有言陛下自登極以來萬物幸聖人之作  
抑似觸目皆祥至於聞寇不驚何物相倚一人是恃  
夫舉世惟一人之人是恃一人誠不可以自無所恃舉  
世惟一人之人是恃一人亦復不可以更有恃也學不  
務博惟致其道道不求奇惟期於明目無全牛乃解  
衆理隔垣見人斯蕩癥結故上下一日百戰雖自衰

世之言多士三千一心尚非目前之事惟陛下靜鑒  
其時因神其化則朝咏康哉野呼幸甚五帝豈足六  
三王豈足四哉說有必立而曠於實非微臣所敢罔  
言有辭拙而當於用惟陛下之採擇草野愚臣不知  
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策

七

生知安行論 館課

道德之難言也在天人之際達乎天而後可以存人此一定真常之說而非高世絕俗之論也今夫人何所不至哉聖人所恃以經綸天下謂天下之必繇我而經綸也者恃其天在耳時移事變類聚羣分治亂貞邪至莫可端倪而究其極有終弗可易者不能與天奪也若充其力而可以至乎其天則亦存乎無所不至之人而已其不可以至乎天者則物矣故知與行二者聖人之道所因以常存於天地之間者也天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八

下之知行其不盡出生安也夫人而知之雖密觀於聖人而究所從來不能盡然也况欲概天下之人哉雖然聖人不常作以爲斯道也者必聖人知行焉而他焉者莫之與也則已矣若其未也則闕天下而選之去其不求知不求行者置勿論其有心知行者自不必生安而究無不歸于生安其不生不安焉者則直謂之不知不行焉可矣非但然也所謂不求知不求行者彼終日所營營而苟能不操一格以準之而微鑑其所出非不終日知且行也卽彼所知知無不

生卽彼所行無所不安今日求知求行而顧此輩之不若則亦何以取諸已有而以之主張倫物而有餘聖人作而以爲可以經綸天下謂天下之必繇我而經綸者見乎此此所謂天耳天一而已達之乎道而豈有五達之乎德而豈有三此天之定也顧達之道而自不能不五達之德而自不能不三此天之不窮也天故能生能生故亦能學能困天故能安能安故亦能利能強非其所生非其所安雖竭天下之智力亦豈能困之毫末而強之斯須哉君臣父子昆弟夫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九

婦朋友之道聖人作之而天下不以爲疑舉而措之而莫以爲不當也不可謂聖人以之困天下之人而強之從我也舉凡困天下之人而強之從我者或不以終朝况萬世乎故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知其情明於其義達於其患曷爲必知其情明於其義而達於其患也其不欲困而強之斯亦明矣雖暫困之困之而卽以生雖暫強之強之而卽以安故學利困勉者暫也聖人與天下所共不得已也生安者大常也萬物之所歸也方其未

之知未之行也視彼已知已行者則生安耳視彼能知能行者則學利耳視已之求知求行而若弗得也則困勉焉已矣究竟何有哉孟子恒言之矣曰是集義所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聞一知二穎悟絕人而或以爲不如愚也謂非所生也克伐怨欲不行筋力絕人而或以爲仁則不知也謂非所安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仁智百姓莫不各有其天而吾旣欲然以爲非大全也於是乎反不生不生而學學且困於是乎反不安不安而利利且勉蚤夜以圖若求亡子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十

而急君父也者以吾不幸而不能如仁智百姓之各任其天也而方於彼旣多不生不安之意以吾又幸而知百姓仁智之不克盡其天也而反諸已又有不容絲毫不生絲毫不安之責以是爲不知已詭厲而彼不知者觀其外若亦皇皇以爲多事也吁豈獲已哉易曰不習无不利蘇子傳曰習而後利則利止于所習者矣天下莫不惡難而就易無必生安之志自無肯困勉之功論知行者接踵而起莫不以爲道在是也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民也而豈士哉嗚呼君子

遵道而行耳知德者鮮矣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十一



寶通商谷耳味錄香齋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論

知性者實鮮也知性則於學問之道庶乎有入而因而觀古今來聖賢之說或同或異或與或奪皆有以悉其意之所指而洞然一無所疑矣古昔聖賢立言皆出於不得已其不得已者何也以爲吾幸而能然而天下人莫能知其然也卽不能盡知其然而天不喪道宜有一二英靈者與於此也或不獲遇焉而吾烏從喻之則不得不託之書託之書而始假名立字以曲暢其意而後之起者不自量其淺深小大隨其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所見而遂相與展轉辯析於名字之間其言有至有不至而聽之者有惑有不惑不惑者無幾惑之而以自誤相尋以入於斷港荒徑而莫自返者比比是也儒者之論莫要於心性而橫渠則云心存無盡性之理抑若心與性截然爲二物者誠二物也則取人細矚與反身自考應得析而白之如是者心如是者性今耳視目聽於此也欲將以何爲心以何爲性也哉卽以爲此中荒忽未易指示度天下聰明靜巧者宜必了了而吾以爲必無是理也一人耳區分而縷析

之可以千百其處而所以靈於萬物而爲人者決無從截然二域也卽以爲今日衆人所用者心耳達於聖神而性見焉則是今日衆人竟可以謂之無性也且也聖神無一朝而達焉者也不知其達而未遽達之時此一物之爲心者幾何分其爲性者又幾何分也哉今以是說之不通也而又以爲非二物也非二則橫渠之說又將謬矣且古之二而言之者多也何獨橫渠也哉嗚呼此名字之惑人也孔子之所以欲無言而庖義氏之所以畫象也易逆數也聖人以此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洗心退藏於密故聖學有退而無進退者逆也世之學者發慮出言莫不在六十四卦中卽推入至精以爲居然太極也而不知其入六十四卦之中已久終其身六十四卦之中而究竟無一畫之獲不知道之故也今夫聖賢曷爲與人言性也綱紀倫物莫不精密以是爲足以教天下矣而必與之言性焉逆之至也其意以爲天下之能與於斯者誠寡也千萬人而不一見一人焉而能之一逆而未始有一畫之中此六十四者一旦燦然於前而惟其所用而且以教

天下之咸用而不得已以語人曰此性也生之謂性天下萬世以其出於告子之言而不謂然也不知此非告子之言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下諸生字皆言性者也告子知有生而不知其成也以是見屈於孟子自此生之自此成之故曰誠者天之道物之終始而易亦曰成之者性也性之說大畧具此矣人之生也莫不日逐於生而莫能反其所自生不知所自生者之無窮而生之有限夫是以趨而日速於死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欲生天下而無從也故教之反其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古

所自生以自成焉而無逮於死木之有根而水之源也以其生生也有易名焉而以爲妙物而不物於物也有神名焉諸所名狀不一而足而神之一字則易所言之最複者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繇斯以譚人之相爲隱現者物與神焉耳孟子第人所造而極之聖不可知始謂神焉神亦性號也繼之者善彼可欲之謂善又何其與神者若是懸絕歷數階而始至也書曰聖罔念作狂狂克念

作聖蓋必極而論之彼衆人非其無神而聖人尚不能無物必眞無物焉而始謂神也以是爲盡性之至焉耳故其初也入神而其旣也窮神故吾謂天下之言學也則性而已矣性斯神此外皆物也物存而神隱卽張子所謂心亦物也張子有言曰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故學者大患惟不知性也知性則妙物而不物無一物而非性無復所容其心不然并其所謂神者亦物矣又何心之足云哉故曰名字之惑人也名字不必問而要識聖人之大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五

指在教天下以逆而無順而忘其所自生如臣子之於君父焉已天下皆知順而不知逆故慈之一脈盛行人間而反而孝其親者則希爵祿之班於臣下者無日而缺而盡忠以事其上者寥寥也日挾此以翁受萬物而曾不一反念焉而皇皇乎終日自以爲不足此亦無君父之至矣而嗶嗶曰此性命之學拱手而讓之方外之士嗚呼學之衰也而天下不知性命性命之窮見雜出也而天下於是亦無忠孝天下之生久矣我亦欲正人心心其可無存乎

無天下萬世之深情者不可以與深言天下之事故未嘗慮之以為慮之而不必獲未嘗為之以為為之而或難成嗚呼天地雖大固無如人何也天地生人而與人以心心固其慮焉為焉者也故有天下萬世之深情者必不聽其命於天地而以為天下之事存乎其人天地生人而與人以心非必盡人心而皆能有所慮有所為也君子以為此宇宙之事所當為者亦無幾何耳烏用舉一世而皆用其心以有慮有為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六

必舉一世而皆用其心以有慮有為此亂之徵也天下有能慮者能慮則莫敢不畢其慮有能為者能為則莫敢不致其為若是而慮亦不必無遺謀為不必無遺力起而視天下而已無不獲之事無不成之功用人之心之半而可以收事功之全豈異人任哉而古今聖賢恒懷能抱具多不能展至鬱鬱焉老死而竟不得志者蓋其可能者人也其不可者天也所謂天者何非天也亦人也所謂人則非衆人之人而一人之人也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明乎此一人者慮

天下始不得不畢其慮此一人爲天下始不得不致其爲又明乎此一人者以不慮慮天下始慮以不爲爲天下始爲天下以其智力爲一人慮爲一人爲而後不暇分誤其智力以私慮私爲以開天下之亂萌故萬邦之大而以爲一人慮之爲之而無遺計此萬不獲不成之理也而以一慮鈞衆慮一爲致衆爲則此一人者可以治定功成而尚冲然其有餘夫此一人者豈嘗自以爲一人而外以萬邦爲萬邦也哉其靜而慮之而見邦雖萬而情形曲折莫不燦然如其嘉慶五年刊

者既生成此一人者之一二人又生乎其間則自茲以往天下事固確確乎其在人矣如此而尚待天待天亦何時已哉伊尹之於太甲亦直以其身試誅滅之地所謂事過言之尚欲心悸者而尹恬行之豈不以爲此一人者如不幸而不元良則雖以予久在斯位固無如此萬那何也與其在此而無如萬那何也其於死庸愈乎毋寧爲之而幸其一悟焉嗚呼古之君子亦直其貞萬那之念有不可解於心者耳死生且不避寵利安足道且非特然也及君之身而已干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六

秋萬歲而後其不可知者乎事事不敢誘之于天而必盡人力之所可至故古者所以保傳太子之道至備也至自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夫教行於赤子之時不已急乎而以爲不可不豫不可不蚤恐入世深而元良之性漸易其反之也日難故若不可且夕待者况乎其後也又况乎其後已得天下而操之而但以其天成之聰睿自慮自爲而前後左右舉一無可恃者哉噫何其視一人元良之若是乎不急也真有貞萬那之心則必致力乎元良一人之術元良之道

雖天直者不可以坐而進而亦不以有初爲可恃若  
殷宗之初服與唐明之末年豈可不深爲計慮而豫  
爲不必然之寒心哉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九



爲政不法三代以上終苟道也豈以三代而下爲遂無能爲政也哉古昔聖王所以立政之意與所以施政之要初無杳渺不易見之處而後世多以其急功就利之心乖張用之而或喪其本指以爲貴者作令而賤者奉行天下幸得旦夕無事不至鼎沸糜爛而莫可救止以是爲足以畢吾人上之事已若夫厚下安宅之語初不屑問至於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一似聖賢罔爲大言言之亦未必能行者噫何古人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愚鈍而今明敏練達者之若是多也人心喪而不復士之考古鏡今自命遠識者其亦鮮知有生民之在念矣下焉者無論夫政在養民此爲政大指也如此則善不如此則穉此自古今來引繩墨中事情之語無擇時之危平而莫不準焉者也今夫民亦瞑焉爾然而天地之所至貴也以言乎耕維則百物之所從出也以言乎勤力則王公大人之所服而役也非是則雖天地之神靈固不能以雨粟而湧帛而自后王君公以至大夫師長雖神聖英武要無所行其威令

此亦天下之至顯著也而近俗多滂不寘念則以三代而下自秦隋民變而外大都內以戚宦外以夷狄中以兵伍不知此數者之嘗以民始以民終也以爲此數者之害而民無與焉且民亦何能爲愚者自農巧者自工黠者自賈文者自昂首而取官祿其豪健舞智者近則聚山澤遠則走胡越不則亦作奸射利於簿書上下之間所謂含血之蟲莫不能各以其力自求飲食無所需養而乘軒戴弁者栩栩然未見其一旦之有以加於我也亦復何求嗚呼何其不察也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天下惟無事也無事而優游論議幸得以徐審利害之所在大施焉而不必見其赫赫之功萬一不虞而吾持之以中堅可不大斃而天下尚在吾股掌之上吾得而濡沫淪漑之豈不愈於欲養民而莫予聽之日哉夫至上焉者養民而尚莫之聽也謂吾民何一旦至是固不知其繇來非朝夕也所爲目視斯民而殊覺其無所需吾養且視當日急務誠有急於養吾民者焉而未暇從事區區也昔王之子天下也天下之田廬洫畔與丁壯老弱莫不數計周知在其胸中

而因爲經營區畫不啻家人民生斯日無死生不測之憂旣無甚貧甚富之民相耀以亂其心而亦無偏安偏危之處奔走以竭其費此法之盛也法盛而不可復可不必言其法而奈何以并不師其意井田萬吏而因以畫於強宗豪右兵農萬不可合也曷爲不耕矣而且宥之不戰視人遊食矣而又視人坐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忠孝而非以道勢利也懋遷有無化居以阜財求而非以長侈蕩也古今養民大端不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越乎此此之得所以用則足以事則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且無謂天之立君本爲民耳恐昧大道者以爲迂也信若是是亦何求弗得哉故嘗論後世之爲政也大要在取民而已稅租不足雖勞心撫字率不得爲良吏耕歛之省補助之道吾見其無冀已且古之所爲牖民孔易也而今皇乎日以不足大要爲政以求勝其民而已情之相棘有若敵讐智之相攻確乎營壁家修長者人多君子吾見其無幾已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語曰養馬者

斥其非類無令敗羣言害民者不去則民未可養耳  
秦爲無道其生民也陘隘其使民也酷烈後世之言  
莫不以秦爲鑑顧實以秦爲師令秦當日尚稍延世  
以爲後法生民其幾無類矣乎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積貯天下之大命論

長國家者無自爲封殖之意而計深思遠則不得使倉卒之際有旦夕不應之事非天子之患貧而宰制天下者之不可以失大權之歸也書曰惟辟作威作福此天子二權也而權不二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爲民立君而民亦相與安焉無或有畔思豈唯是競競焉懼或威之以此一人者實能緩急而皆有以生我福莫大於生如此則生不如此則將有不克生者焉不克生而威固已甚矣是故二權之所在惟一權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也古帝王之所以必得志於天下則此一權在其掌焉耳因此念漢人積貯大命之言誠旨哉其言之也今夫民天惟食焉固矣有虞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耳命官之中未嘗言國用也至於周而始見有會計國用之官顧後世所爲大農水衡自長以迨若屬窮年以計出入爲事者在當時則止於掌邦教時地利而止矣管敬仲古之才人也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此其言殆亦有懲於所爲府若倉者也世所爲府若倉無不涸不竭者也奈何如所云云雖

然天下事固未易以一二言盡也昔之論財固有惡其聚者矣爲其聚之而散民也固有欲其行如流水者矣爲其流之而仍爲我生焉今不達是意而反以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不能聚而并不能收使之流而不能使之止則天下之民其於我也且若浮萍斷梗之適逢於江漢之上靡靡焉無所歸命囂焉而起而且莫之能操也嗚呼三代而後斯民之各謀其生而不藉上人區畫經營之力也久矣雖實踐其土而且居然以爲己田也雖實食其毛而且晏然以爲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已耕也賴天之靈得以無事其于君上何有焉迨至災凶流行艸衣木食猶不自活鬻糶之地或閉或騰而有人焉或贍之於流離困殍之中灌輸有道而富商大賈亦不得牟其大利而乃昭然見上之有以存我也此道之衰也而亦有不能不然者矣又有甚焉平時追呼課責所不能平亦謂極矣一朝有急而帑無所取于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足者未之或能也而又不能坐而待盡而民又於是重不堪也故三代之民如子也漢之民尚如牛羊焉後之民真如仇矣易

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君者所求也非求人者也  
民者所與也非與人者也獨奈何使民之日見其君  
之我求而未嘗見其一我與也審如是彼亦安往而  
不獲自全其命而惟上之眈眈也哉是故智謀之士  
常大其心胸以觀斯世之變而亟亟乎積貯之是憂  
也以爲如是則下常有以得上之與而不得局於不  
費之美上之人有事亦竟可以無求而不必審於定  
交之勞未嘗使民饑以死斷不逼之踉蹌以求生其  
用命我得布所積而之于生其不用命我亦得以用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所積而之於死其用命而得我以之生也積貯之效  
效於醫藥其不用命而亦繇我以死也積貯之錙銖  
於斧鉞據敖倉之粟以爭天下而後就緒帝王以此  
有機散洛邑之倉以食亂民而不知惜小人緣是無  
識繇斯而譚詎不然哉獨所謂積貯嘗有道焉隋煬  
唐德又何說也漢初按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故一  
時憂國者寒心謂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  
可哀痛豈與國厯休長歷十餘世數百年承富庶之  
餘而甘漏澤者同日語哉三年九年之蓄古有言之

者故積貯之道若晁之入邊粟耿之常平倉吾深取  
焉唐有劉晏殆真善心計者顧其道以養人爲本此  
之不慎則如勿積慎之哉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

卷一

館課

三

之不類眼收心歸則文始

誠哉亦隆是欲真善心惜筆願其後以養人爲本也

各其詩留文後皆異文大數果知之皆法其言

天下大物也非大人不能以有爲非大人不可以有爲大人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萬世爲一時者也人情之生於世也莫不自愛重其身苟不能安心以待造物者之生我死我而期有存畱於天地也其於身莫不欲有成而於世莫不求有用夫必成其身以有用於世此豪傑之所以獨異於衆人而不知此但求成其身以有用于世之心亦卽衆人之所以無賴於豪傑及其旣成旣用而此一豪傑者之所成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所用隨與之俱盡初無復有可以存畱於天地之間其相與咨嗟低回以望爲不可及者亦初不過一二衆人焉而已夫得于天者材也作而成之以達於用斯爲器等而下之雖農工賈役不坐食於世皆不得謂之無所成就而適用而上焉者非其經綸達乎天德卽智名勇功冠絕一時不足獨異者何也則固其以其身自爲一器而末能爲千萬器之所從出也夫自不必爲器而特以之爲千萬器所從出故雖不器而不得不名之曰大器大則大矣而必不能不名之

爲器何也彼雖無成心而卒未始不有所成雖無用心而卒未始不有所用惟無成心惟無用心也而始天下無可成不可成可用不可用莫不於此受成受用而其成與用是以獨大是故規矩準繩之爲物也不特無方圓平直之器而其身亦未嘗有方圓平直之形而天下之物非受方圓平直不可以爲器非受規矩準繩則必不可以得方圓平直以是方器大者之不欲淺淺而乃以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也亦庶幾其似焉耳吾觀古者大聖人之用心也至於一夫不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獲若已納之溝中而其計深慮遠也則慮所終而稽所敝若是是安得籠取一切而爲方隅旦夕之計而遂可以快心滿志者哉而吾觀管敬仲之治齊也其取予輕重上下出入之際大要傾奪鄰國奔使天下以爲一齊愚惑黔首以利國家而已而其於桓公也諸夷狄禽獸之行備極大惡而且以爲非其至也身朝没而齊已夕亂也若是是法天下而傳後世者哉夫幸而爲齊可以傾奪天下使伸得天下而爲之當復何所傾奪是亦立窮之道也雖曰微管仲吾

齊桓公之所爲也故仲當日之所以自成而有用于世者實不過功名富貴之間而孟子曰功烈如彼其卑言功烈已無足言矣不必畧其功烈而更求其心法也出功烈者卽心法也卽所謂器焉耳如是心卽如是功鳥有功無可議而復又從而苛議其心者哉故仲之小大要卽其遷就昏淫之君成就一日之功以成富貴而無有乎天下萬世之慮亦非謂其但能治人而不能自治也使真能治人矣又何用自治乎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亦有仲之自治但仲之所以治人亦卽如其所以自治者而止耳均之不大也均之以自爲器而不可以爲千萬器所從出也故曰大器猶規矩準繩此篤論也而曰先自治而後治人夫先自治後治人此特爲未成器者言可耳以語於大器不亦謬乎惟此義不明而後世曲學小儒以此自藏曰吾未暇治人吾先自治云耳而見小急功艷視管晏者自度其學尚憂憂其難之也則謂功烈寧復有過此者至謂孟子言不足信以爲區區井田學校之論豈足以勝內政不

知孟夫子所以度越諸書者正在井田學校二論但  
畧言之而不必詳譬之老工大匠挾其規矩準繩莫  
有知者偶一指設以見大意而不知者以爲不若運  
斤小斲者之可以苟且朝造而暮鬻也嗚呼王如用  
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曰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所謂規矩準繩殆若斯矣自當時卽爲迂濶  
而又豈千萬世之公孫丑淳于髡所能測識者哉

嘉慶五年刊

金忠簡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孔子稱伯夷叔齊而不及伊尹太公孟子嘗稱  
之至論百世之師獨推夷惠而不及尹其旨

何如 館課

孔子之稱伯夷叔齊也以其逸民也逸云者世論之  
所遺逸而鮮有及之者也世論之所不及故聖人及  
之其所公及焉者則亦不必及矣稱伯夷叔齊之意  
卽其所以不及伊尹太公之意也孟子之有時乎及  
之也孟子之時也其及之者一時之意也其不及之  
也則與孔子同百世之心也生請究竟其說生以爲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天下之難治世變之日趨而下也莫不起於人人懷  
急功就利之心而無復知有正誼明道之意豪傑起  
而爲其事聰明有學術者見而倡其說以爲如此者  
之可慕也天下之人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先慕其  
所以不必然之事未必能其事而先以敗其心敗其  
心而事烈日已卑而愈無能爲至於極敗而尚不知  
悔其所從起著書立言者之以學術殺人至於此甚  
而聖賢之所鯁鯁而憂焉者也聖賢憂之故言則必  
慮其所終而行則必稽其所做夫聖賢之不得已而

有言豈若後世浮薄者之爲偶有見於一說則勃不自禁嘵嘵焉以自明其有知焉者乎使聖賢爲自明而言也則且有不勝言者焉彼其胸中豈有旣哉聖賢之有言皆以爲人者也聖人而非爲人也則亦可以冥然而一無所稱也惟爲人也故言出則必有賴焉而亦不得多而寡及嘗論春秋之世何以弑父與君者之纍纍而莫之止也以爲武王固身爲之也湯雖得天下于夏顧其於桀也放之耳旣而曰有慙德焉而武王無是若武王以是爲當然者而未有過也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至于紂死數十年矣而爲一時反側而猶纍纍若是多事也武王旣自以爲當然天下後世孰不見其君父之有罪而以爲當然而效武王而爲之哉伊尹之取夏武又不如太公之暴其得天下而所以治商也文又不至若周公之委曲繁重以至於不可收拾故商之後世於周爲盛而君父之義亦不大斲太公旣勸其君以力取天下周公赧乎有弗安於心而欲密爲文法以防其敗而不知亂賊之源已開於天下之心非區區文法之所可縻嗚呼慮不及遠以爲苟可

以定一時之亂耳彼伯夷叔齊者之功豈不千古爲烈哉然則伯夷叔齊者聖人所欲亟稱者也彼伊尹太公者之事若其可以無傳于世則聖人固以爲無傳而使天下後世絕不復知宇宙間曾有是事焉其亦善也况從而稱之哉聖人之稱人也則亦有多說矣稱是人也而使天下後世因斯識忠孝之大義焉稱是人也而使天下後世無貴賤生死以爲苟可以遂其仁義之志則不必得時行道而後大焉不必存活永年而長有生氣焉而又使天下後世無知愚強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弱聞是人也而以爲宇宙丈夫作事高高深深尚有若此其甚者而吾獨奈何卑且近者之尚不能而遂因而振起焉以是爲大塊之噫氣薄沸萬物之滯而疏其邪以達於正以是爲人心之儀型使人望之以爲不可及而又不致不勉也故稱其風而曰師夫稱其風而曰師則孰有如伯夷叔齊之大彰明較著者哉雖然聖人於是乎又有憂也天下之人多愚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刻則效之而其廉或弗如克則效之而其仁或弗如特立獨行則效之而其

忠孝又或弗如天下之人以其似存夷齊之短而莫知其真失夷齊之長教於是不立于是又特著一人焉以救之其不得志同其廉同其仁同其忠孝又同而獨其氣性之所往又若翩翩乎其相反也者而使天下又遂因是以見夷齊精神真至之所存初不係於拘局刻薄之迹而乃以長善而救失而師道大定或凱或涼而所以利賴萬物者未始有異也此柳下之所以並著也若夫伊尹太公也者孟子有不得不一稱者焉所謂中國授室養弟子萬鍾使諸大夫國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人皆有所矜式者固當時君臣所以處孟子而以孟子爲無能爲之人也徒說仁義而已孟子至爲之道湯武稱伊呂而尚莫之能信也況置而弗稱乎此易明者也若夫較量聖人以發明孔子獨尹與夷惠並著而太公尚不能與焉若是乎太公尤不必稱者矣故畧定一時若太公者可爲天下父定不可爲百世師可以爲文王之師而不可以爲百世常人之師伊尹雖自以先知先覺自任先知先覺者師也而孟子弗與之百世也亦豈不以其事爲不可訓也哉故其

爲業也辟之於天則雷霆而已風行乎四時而雷則  
用之止以半歲此亦足以觀矣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風之五以半歲此亦足以觀矣

爲業也辟之於天則雷霆而已風行乎四時而雷則

舉邊才足兵餉議

館課

邊才之希見也以事邊者之不必盡才也兵餉之時告匱也以餉之不必盡以食兵兵之不必盡任餉也雖然天下方大病病之所在非一端也病非一端救其一則且傷其一焉無所不病則亦無所不救何道乎其可以無所不救也愚以爲古今未有一時焉而遂可以無所不救之道也善救者得其機次第焉而已矣今邊才與兵餉二事也議二事則此二事者亦遂有後先焉孰先邊才也今兵之不宜取足於募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餉之不宜取足於徵

闕七十一字

所以難焉者則無邊才

故也古握兵者一夜之間阬數萬人而若無有今欲汰數人而恒恐其一旦闕然而起戕主帥之命夫兵者所謂聚不義之人持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惟恒試之戰而能者日以見不能者日以誦故賢嘗居上而不肖嘗居下故兵事之治也其主帥之才實壓大將其大將實壓其裨裨其裨裨以下實以次壓其士卒以大才令其小才以才令不才大要能爲亂者遞而上焉以次在吾掌握之中而皆得所而樂

爲吾用餘無所用者雖盡取而殺之何亂之敢生而  
又況其僅汰之已也汰之而尚有以用其無用者乎  
夫邊危地也而今之欲得邊將者若有所利焉豈真  
奮不顧身思得一當以報國家而遂破家蕩產以求  
之故邊庭之上下相臨也亦適相遭耳莫不相與求  
衣食之人也強有力者不必上上者不必強有力羈  
縻於旦夕之間以幸無事如奉驕且頑之子而莫敢  
動其纖毫故曰清之難也則無邊才故也天下大矣  
何以無才非無才也居今之世未可以有一才焉卽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謂才也非全才焉不能免卽全才矣有可以折衝禦  
侮之才而無以要譽固交之才猶不免也所取乎邊  
才者取其能辦邊事焉而遂已矣國家之事庶且多  
卽不有他幹尚無求也有一長焉卽所謂智信仁勇  
嚴者或不能必盡也况又從而求其要譽固交者乎  
非要譽固交者不得而折衝禦侮之才多不足以要  
譽固交而才又於是盡矣唯是能要譽固交者卽不  
有折衝禦侮之才而又能使人號爲有才顧其才在  
要譽固交矣又以何者折衝禦侮乎故嘗思今天下

之大病莫病於言路之太多而不擇言太輕而立言之心太巧職方文選天下文武所從出也此兩司者莫能自爲政也卿相大僚也奉行其風旨惟謹耳牧宰守令近民者也日夜求免其鋒鈿而後可以有濟於私耳况邊吏邊吏卽不盡以餉餉兵要非盡以潤橐也若是者幾於竭天下之財力以奉之矣今言路且百餘人豈謂百餘人者絕無大丈夫處其間顧所謂大丈夫者儀衍多而孟軻希矣古者竭天下之財力以奉一人而尚以爲未足也今竭天下之財力以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三

奉百人若之何其不貧若之何其望天下之屏心一慮以歸於正而以其才爲國用也嗚呼天下何但思邊才之急何但慮兵餉之乏也大刑用甲兵小刑用刀鋸鞭朴今邊不能以甲兵挫敵而內之能以刀鋸鞭朴挫其民者天下皆是也吾不知其才焉否也兵聚如林而日患寡餉出如泉而日告饑而內之從事田畝者未嘗有爲其流離饑寒計也吾不知其足焉否也直謂民無如我何耳噫又安知其一旦不更猛

於敵而烈於兵乎

天實生才而以爲可學而至學而後知古人之言不  
我欺也學焉而不知其要學焉而容有不至者矣不  
自以爲不知要而以爲學咎嗚呼天下之無才則自  
茲始矣三代而下如諸葛武侯號爲王佐之才而後  
之儒者或以爲天資自美不得列於聞道此一時激  
射之語非篤論也澹泊寧靜之說前此聞有言之者  
顧恒見於武侯之與其子論學如是而學而乃以廣  
其才也曷爲乎廣其才也世之季而道之微也吾傷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早

天下之不知學而猶幸天下人心之喜有才幸其喜  
有才矣而復私慨其歛澁張皇莫能致其學力以深  
入于無才可用之地而成古今之真才也才也者人  
所立于天地之間而與爲三者也自有宇宙以來得  
此則治失此則亂故唯元愷在堯舜之世初不過稱  
爲才子而濟惡亦祇謂之不才世之學者誠莫能精  
心以求自發其才之爲亟亟也誠精心以求雖欲不  
澹泊寧靜亦焉可得哉澹泊寧靜者所爲致其學力  
以深入無才可用之地也曷爲乎深入於無才可用

之地也。今夫明敏捷給遊刃而批窾卻一日而致千里。此人情所公願而亦斯世所急須也。然生而能者或能之而不必準準矣。而不無弊其不能者或勉強之而適以昏鈍察見淵魚而尚有不祥車堅馬駿而尚有策其必敗者也。况其下焉者哉。君子以爲其求明是也。其所明之處非也。明不於志則持銅以索照也。其必遠是也。其必遠之法非也。遠非所致則空步以逐日也。火在天上則可以遏惡揚善而順天休命矣。乘六龍以御天則可以自強而不息矣。大聖人十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望

有五而志於學羣弟子侍坐而常廸之言志也。此古人隱居之所求也。而特無如其不明也。全軀保妻子之計。知不足以千里萬里。旦暮可見之功。知不可以一世萬世無遠慮。則必有近憂也。而特無如其不致也。不能是者無大過其患。總坐於不能澹泊而寧靜。澹泊寧靜無奇耳。其功卽以明志致遠而成天下之奇才。天下固鮮有能真知澹泊寧靜四字也。實能澹泊矣。始豁然知澹泊之可以明志也。實能寧靜矣。始

豁然知寧靜之可以致於遠也。天下無一物能入吾

之心無一物入吾之心而後有一不可解之心昭焉  
現前真可以入湯赴火救天下而不悔天下無一物  
能動吾之氣無一物動吾之氣而後有不可遏之氣  
沛然流行可以撼山裂石動天地而有餘而或以爲  
山澤逸叟鄉里端人於世亦似無求於物亦能無慕  
者嗚呼聖人不嘗言之與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德之賊耳彼方挾其泉石烟霞  
之癖不能稍自捨斷而恒以其區區之忠信廉潔橫

亂胸中真所謂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者耳又烏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節課

望

能澹泊寧靜也哉如此則又何惑乎其不足以明志  
而致遠也學之不明則千古之眼不開故尚論千古  
多以其人而低昂其言雖孔孟亦置軒輊其間嘻孰  
知武侯斯言之篤至而不可易也今世搶攘危難之  
事其易見者莫要于戰雖聖人慎之而要其大得力  
不過兩語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  
不瞬而已若者非寧靜澹泊乎其他則復何說蓋曾  
致力於此而見其故千日澹靜之而不足一日營亂  
之而有餘者此物也顧得其道則千日營亂之而非

多一日澹靜之而亦非少矣存乎其人耳高之卽以至於伊呂而其下亦不失爲人用提匹夫而立躋之聖域卽以截末俗而還之三五取之四字而未有不足者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聖人作矣而尚不從事豈夫也哉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墨



比九五泰九二說

巳巳

易道先中而後正貴陽而賤陰易之爲書也奪天地之權以與人者也夫奪天地之權以與人而鯁鯁然必度量之於中正較合之以陰陽則人之能爲者寡矣故易之道剛中爲大易之剛中正履天位而上下環而應之莫一與并者莫如比焉巳乾坤之後歷屯蒙需訟師而始一朝得此大定也此君道之始隆也飛龍而後一位而已故其辭平其象遠其意亦類於聖人作萬物覩而幾幾乎上治雖然大道之行也天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罍

下爲公吾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吾夫子蓋僅有志耳而且未之逮也及其隱也而後禹湯文武周公繇此其選焉然則比之九五所謂可知其意可志其道而不可以爲其事者也且也爲之於亂夷難靖之初則利害相半有如漢文焉爲之於麤夷畧定之時則得少失多有如宋仁焉效之於國事日深之後則漢元唐文莫之救巳且也君猶天焉一受於天可成而不可變可以左右而不可以拂其所不欲故吾以爲今日之所當說者繇前則莫如師之二在師中以救

人也比則吉矣同人之六二曰同人於宗吝曷爲乎  
其吝也同人於宗所謂不亡其朋待舟楫以涉大川  
而無力馮河沾沾自是而莫知所遺之多也安得不  
吝哉中且正者反以吝中不必正者且光大而多吉  
亨無咎是以見剛中之貴也故曰吾未見剛者故口  
允執其中邑人不誡上使中也位雖正中而及其使  
人也且以中中之時義大矣哉是故剛以行之可以  
師可以大有可以泰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館課

墨

臣以小臣受皇上眷顧憂天之心竟夕不寐半月以來氣血欲盡惟餘孤志耿耿欲前自念生存一日卽爲皇上竭心力一日臣之所能惟仗區區朴忠鼓舞羣策羣力畢歸於忠義一路以爲君父用而止自受簡命事事草創措辦倉惶始臣信申甫實以甫自造戰車火器所向無前與其一往殺敵之氣今申甫所募新兵雖務求精壯然給衣裳不十日編訓未數日旌旗金鼓尚未習也兵部無選鋒見與於二十五日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吳

送新募未給衣裳兵二千於甫甫未收於二十七日復送臣臣以全師皆烏合難用是用躊躇又申甫係新立一軍所需器用種種皆旋取旋辦缺一不可臣日夕拮据移文催督難可得辦臣惶懼不知所爲臣以文臣請纓自以國家事皆已事雖軍旅非所當與不敢不勉欲集思廣謀爲皇上效一臂力至於錢穀會計簿書出入素所未習欲勉不能覩敵氛日熾中心如焚日爲國家籌安危大計而心力苦疲於瑣細伏望勅下戶部委一司官專理其事伏念臣所不必

爲而自請者急君父之憂也於力所不能爲欲勉之  
而終未安者恐悞君父之事也總督在甫臣于軍前  
置將用人等事悉聽甫權衡務令獨展其才臣區區  
之心有欲入告君父而尚未敢者臣之微能可矢天  
日惟事君無欺好賢不倦能鼓人心之忠義畢效力  
國家而已耳勢與願違日懼殞越伏望聖鑒臣死不  
朽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畢

奏繳辭銜疏

臣白傷才術淺短意願空長值敵人入邊君父焦勞  
妄慕被髮纓冠之義非爲人臣子者可以瞻前顧後  
之時遂不度德量力強受簡任不謂力不從心勢與  
願違僅顯一士區區之節竟無國家分寸之功臣捫  
心傷恨痛不欲生不圖復荷聖恩浩蕩無涯畧事原  
心不卽加誅感法外之餘生欲致身而無地不遑寧  
處急圖自效而罪過旣彰分不得復受委任臣滋戰  
慄不敢煩瀆臣日夜惶愧如坐芒刺一身無據進退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四

維谷出入忽忽不知所之臣久當奏繳以續查軍需  
并移會各該衙門收取未盡于今本月十八日粗得  
竣事臣原蒙欽給叅佐練兵防禦事務關防一顆敬  
當奏繳伏望皇上勅下驗收至于臣風憲職銜本爲  
軍務權授卽幸而有功謝事之後猶不敢當况臣罪  
邱山豈得覩顏久稽每一念之置身無地伏望皇上  
蚤賜罷斥以肅臣紀若獲蒙聖恩終不加誅或以臣  
罪在前非功不贖置臣重難之地人所難爲者使得  
盡力鞭箠之下畢命行伍之間臣死不朽或以臣才

不堪臣心可原宥過無大冀編臣于氓隸許臣尚得  
攻苦食淡窮今古事物之變困衡摩厲以期異日桑  
榆之收庶幾餘生未爲聖世棄物可以不終負皇上  
特達之遇臣自恨不才孤負夙志肝腸摧結憔悴非  
人痛念天恩日夜感泣心憂國事不能奮飛語無倫  
次伏望聖鑑臣曷任恐懼待命之至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吳

再請罷斥疏

庚午

伏念臣生平忠孝自矢抗心希古妄許皇上以努力  
馳驅今不幸顛蹶此志孤耿誓死靡變有如覩然在  
位分不敢默默容容而肝腸空熱學術未成才識疎  
淺無以自效臣雖不敏實耻素餐主憂之日臣辱臣  
死臣愚以爲當然而知臣莫如君皇上矜其愚不忍  
棄之徒死夙夜思維冀捐軀圖報其路無繇而戴恩  
愈深愈難苟容自全以縻君祿雖皇土原之天下未  
必能盡諒之卽天下能諒之而臣寸心斷斷不能安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辛

之仰念天恩俯顧憲銜進退用舍如臨淵谷反覆展  
轉五內抽裂神傷氣悴不能自存此心此境獨癡獨  
苦不得不歸命投誠控告君父伏望皇上鑒臣至情  
全臣愚分仍賜罷斥使臣尚可以仰戴聖恩存身氓  
隸之中臣曷任惶悚懇切待命之至

臣等不棄無辜容而復舉空懸學海未泯太端題

臣等不幸顛蹶此志孤耿誓死靡變有

臣等不幸顛蹶此志孤耿誓死靡變有

臣愧憤之極不意復待罪於此何敢更輕言天下事  
痛傷生平致力忠孝留心當世旣躬逢聖明特荷知  
遇一時君臣殊不讓古乃舉人未效所學竟不適用  
疑于古道不復可行壯心不甘夙夜思過自知所向  
未爲大謬而閔人未廣歷事未深動不遂志亦所宜  
然伏思皇上聖本天縱言動舉錯允合古法好學寡  
欲法祖敬天求賢若渴受言如流較古帝王真無間  
然謂宜風行草偃本立道生人與天協功隨事集矣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至

而尚兵困于外財匱于內賞未必勸罰未必懲主德  
日勤風習如故其故何與將人材絕不如心而時事  
率無可奈何與抑終無道而處于此與願皇上更深  
思其故也臣伏見皇上晝夜焦勞惟日親天下之事  
而實未嘗日習天下之人皇上以不世出之聖興大  
有爲之業定使天下之人才與不才盡在皇上胸臆  
之中卽才矣而有所長與有所短皆得一一程量之  
確然不爽然後斟酌位置惟皇上之所使而始可執  
賞罰以隨其後此不可以懸斷臆度不可以盡得于

章疏之中不可以徒參互於外議之異同必皇上親自嘗試齟啾之而又不可以旦夕之間一二見而足也往者皇上朝見不輟召對時勤旣而問無所得鮮當上意而皇上亦遂厭之矣臣愚獨以爲皇上宜念往者君臣相見之尚未數反覆問辨之尚未精皇上所以探討諸臣者之尚未深切著明而不宜謂相見之爲無益也願皇上自今定爲間日御文華謂宜倣古蚤朝晏罷法其在廷諸臣若諸卿之貳及翰林科道中行評博等官非有繁劇事務纏縛其身不得閑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五

暇者宜令輪番入直蚤夜在公而內外官之有專司職業者亦得以不時進見皇上於官方之情僞得失軍民之大利大病并廟堂刑賞舉錯之用邊腹虛實強弱之形皆得進諸臣而考究於堂陛之間而且時詢及諸臣之職掌如是而小大咸集上下漸習卽微塵無能益山未必遽有大奇偉當聖意者而詰問旣近情僞自露酬對相類材品畢呈日月已久以皇上之聰睿諸臣才與不才與其才之所短所長豈復有遁於聖鑒者哉且夫今日非誠無才也士大夫精華

果銳之氣莫不相與分馳於愛憎毀譽之地坐消于  
談笑偃臥之間夫才之爲物不收之使專心致志則  
不生不迫之使困心衡慮則不達不並之使較長絜  
大則不見今因是而令諸臣日夕皇上之前天威日  
凜天語時聞自惟皇上之社稷蒼生是念無暇復有  
他思計惟黽勉學問淬勵以思一當自非朽敗壤爛  
之人宜莫有忍自廢者矣且不特此也作之不休求  
之不已天地不閉祖宗有靈皇上因是而於百千人  
中定得一二公忠練達不世出之臣焉以佐皇上知  
人善任使者小大內外罔不稱職皇上又何求而不  
得何令而不止哉伏惟皇上少畱意裁察臣請得畢  
暢所欲言臣不任懇切待命之至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五

入臺再疏

臣雖不才終不敢內負夙志上孤聖恩思維國家興衰治亂之所繇國事日艱敬陳本務一疏非敢漫爲條陳以飾觀聽實攷古證今念之甚熟皇上欲內順外威久安長治所當遇事整頓者未易盡數也而非繇臣所言以端其本則大之終無提綱挈領之要密之亦實無批郤導窾之槩皇上雖赫聲濯靈法在必舉亦似有令行禁止之意而大勢如故人心未回苟且徼倖之情日惟求免任事圖功之意迄難眞實空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番

勞皇上宵旰之心終無益于治亂安危之數此愚臣所爲拜疏以來齋居不寐再三籌度而愈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治安在人今古所知臣謹按古今論人之法未有不以言爲大端者卽皇上今在穆清之上所繇以明見萬里之外者固大半取裁章奏中卽間別有探討以得人之情僞有不出于人口而達于聖聰者乎而言有二覲面問答較之于筆墨敷陳其簡切尤不可以同日語旣無奏牘往覆之煩使君臣相與做精神以費時日而又得以實察人之眞誠于神

情出入之間且天下之人未有不反覆推究以得其才之短長而遽試之事天下之事亦未有不反覆推究以得其至當之歸而遽責之行者惟觀聽不惑考之有據務以光明洞達之意曲盡其是非利害之情自求無不獲發無不中無論皇上聖神文武固當遠述堯舜近憲高皇不屑屑漢唐諸君卽攷漢唐一二有爲之主當時君若臣莫不相與諮詢考度共取天下而商畧之人見其可而用事見其可而動未有遽置士大夫于度外厭薄以爲不足與謀無可深求而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七

空驅策之以望其奏功者也今世士大夫承平日久習氣實深皇上聖明不幸際此厄運要當密心耐意磨勵鼓舞長養裁就以望其有成耳敵入內地今茲半年迄無一人爲出勝算非諸文武盡出敵人口口口下非不畏法非不願通侯之賞繇講之無素而習之不精也及今講習圖得一當雖曰不豫猶爲未晚今事外之人旣以成敗安危無與已身徒立而睨人以優游于不學不思之地而當事之身則目熒耳亂手足匆忙又不暇有可學可思之時惟賴皇上以神

武谿達之用間取此從容暇豫之人以蚤朝晏罷之法而寓日考月試之意庶幾其有獲焉而或又難于一舉是天下之人才無時而出止聽命于天之自生天下之難無時而平止聽命于天之自定也今廟算淵微聖謨深遠愚臣淺薄無片長寸效何能仰窺萬一輒敢侈口多言顧靜觀今日之事與今日之人臣雖愚思皇上必非以內外諸當事爲皆必不可賴之人以今日所布置調度爲百不失一之算也謂目前固無以易此者毋亦姑靜聽之以徐觀其後耳今日豈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奏

可靜聽之以徐觀其後之時哉惟庶上蚤圖之天下幸甚

告病第二疏

庚午

臣惟臣子大義篤於匪躬臣雖積病日久不敢一言及病至前六月廿七日突然氣塞至昏暈竟夕吐血連日臣力竭難支始敢據實上乞骸骨復蒙聖旨念臣服官未久臣感激忘生伏枕三旬見城務久曠覺體氣暫平不敢卽安隨勉疾視事不圖復以勞煩于本月十一日本症隨發而怔忡痰厥更劇于前病苦之狀未敢瑣陳以瀆聖覽臣惟奉職無狀神思短竭于軍國蒼生大事不能少有裨助何得以一身疾痛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五

長呼君父之前而臣情勢萬不獲已念服皇上一日之官則當盡皇上一日之職今乃以風憲重職司皇上耳目之寄者爲微臣餌藥養病苟容竊祿之地有日如歲生氣漸短臣之危殞日可俟也臣雖捐棄道路區區一身何足自惜而臣自遭際聖明以來讀書學道致身事君之志自矢必遂不幸苦爲才分所限學識所局天不愍念更有病魔縛而困之雖跼踖高天厚地之中尚思仰荷聖澤得靜息身心收召冤鬼究所未知增所不能誓于此生要得一當以答聖明

庶生前生後無所復恨而今身命之憂迫于目前則亦未免有貪戀聖世不忍徒死之心伏惟皇上聖明鑒臣非遺忘君父自便身圖之人非真無可奈何定不敢輒瀆聖聽使臣餘生寬然幸不遽絕厥命學問方始亦何忍終自廢棄至如臣父母衰暮零丁流離淋褥念臣無狀日夕驚憂知臣無能坐縻國廩願言一見待以瞑目雖臣至情家不先國使臣可自效亦何敢言于皇上之前臣曷勝激切待命之至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奏

辭謝起補修厯疏

癸酉

臣遭際聖明拙忠不效不幸負疾乞骸歸田叨蒙皇  
上矜全不卽廢棄許令首邱得就醫藥臣歸之日泣  
見老親恍若隔世北謝天恩感賜餘年雖伏枕一邱  
報國之忱耿耿不墮至於僥倖痊愈旦夕就官之念  
則斷斷不忍起臣之自知甚於人之知臣死不敢假  
愛戀君父之心以不勝任之身冒不易稱之職也今  
輔臣徐光啓以修厯乏員或傳臣病痊慢及疎庸仰  
荷俞旨臣聞命之日心慙若擣臣之父母跋躓憂惶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五

若無所措臣叨歸幸生得不隕越安敢上欺宸聰尚  
稱危篤如云潦倒牀褥間者而神氣耗竭實未痊復  
痰火眩暈不時劇發居平怯思健忘如石如鹿餌藥  
省慮僅足自存况厯數大法古以宿學久竭精思方  
得就緒今之輔臣誠哉其人至于海內不乏耆儒如  
臣碌碌疎淺重以結疾素學旣不深入思力又難致  
精顧瞻斯任豈啻負山臣君恩締念孤志不菟日夜  
自調靜閱今古期以時日深永馴得身強并冀學成  
敢望皇上特恩寬以期限臣得踰強仕之歲及服官

政之年而後東西南北死生赴之不敢有愛乃今國  
事多艱未可輒以一人而開羣臣自便之門旣不堪  
任應終廢錮臣獲大造曲全臣雖居田亦當攘此身  
心學道著述以助聖化誓於此生隨地致力圖報少  
効而後敢死統祈皇上鑒原臣曷勝懇切請命之至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卒

見題叅後據叅陳辯疏

督臣馬士英叅臣徽祁鄉官有司一疏初未發抄臣不知疏叅何語止直述當日情事拜疏進呈今督臣疏稿方傳佈事雖在臣一郡而關江東南及天下利害臣不敢不據實明辨字多踰幅惟皇上幸畢賜覽察督臣疏內大端初據臣本府知府唐良懿申文述三月二十五日婺源縣報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領兵繇樂平等縣將入徽州飛票一紙妄以爲其兵已入徽境而續據監紀李章玉與萬民安鄭天卿等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三

乘三月同時祁門有堵賊之舉遂共砌飛語捏其兵已入祁門而因捏臣與推官吳翔鳳入祁殺之殊不知婺源在徽之南祁門在徽之西姜劉謝李之票以三月二十五日繇婺源報府者卽于三月二十五日以淫殺焚擄激變樂平居民二十六日爲樂平憤殺殆盡謝上用不知下落劉珽李華玉姜美現禁樂平獄樂平印信報文府縣現據何得更有四遊擊亦復同稱姜劉謝李而捏祁縣接濟四將于教場安宿捏臣與吳推官領兵到祁謝將官自刎而亡生擒姜劉

李三將而且捏爲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白也  
樂平去祁門六百餘里以祁門六百餘里外被殺之  
兵現禁之將皆可捏爲祁門城下所殺所生擒而且  
捏爲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白則自餘所捏以  
臣與吳推官在休寧去祁百二十里外之人捏爲領  
兵到祁捏爲誘黔兵束器械入祠而焚祠以殺種種  
怪誕一任說謊似夢似囈又何所不至而臣獨嘆惜  
督臣爲國大吏重臣輕聽細人誕語便率爾入告君  
父失大吏重臣之體抑亦不意督臣方自號知兵鈞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奎

深致遠顧于所部之將之兵所行之地方所到之時  
日及不幸失律於所失律之地方與失律之時日而  
皆一切憤憤乃爾又將何恃以揣賊情而得賊勢知  
已知彼一切不謬乎方姜劉謝李飛票之自發入也  
正當賊冒官兵僞票公行鄰徽郡縣屠燬慘毒闔郡  
一日數驚之時下自上民上自縣府道院諸臣無不  
驚疑以爲是賊皆嚴檄明示勸督鄉勇協力堵截此  
徽南一路而戒嚴已若斯矣况不一日而徽西之祁  
門又報沐國公兵將入比及兵到皆江楚及北方及

本郡之人雜結成隊如鬼如蜮不知所自而爲之先導實本土無賴黃應鳳也闔郡共揣以爲姜劉謝李自婺路入之票果僞耶則此祁路爲分兵別號而兩路夾攻襲陷徽州無疑也若姜劉謝李自婺路入之票果真耶旣不獲已而改道又何苦無故而分道則此乃亂寇乘機因兵之入而分路揚威遙藉以取事者益無疑也當是時各鄉諸無賴一日而皆洶洶走迎於祁婺各鄉諸逋逃外出不軌之人一日而忽纍纍潛伏其鄉外釁內亂相期並作轟轟逞發直須時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奎

刻而東北近郊冒稱勤王諸師是賊是兵虎視狼顧各整櫛厲刃窺便卽入當是時非天祐陪京豈惟徽之爲徽久不可問一徽潰而大江東南之事臣實不知其所終始也皇上試問督臣當是地而居是時爲人臣子而爲皇上封疆計爲民牧而爲民命計有識而不多事者義當如何其宜開門而揖抱頭而竄乎當是時城以內郡縣有司任之城以外臣不得不與諸鄉紳各鄉民分任之賴高皇帝神靈仗皇上天威幸有疇昔與諸父老人士約諭各鄉各守其處有險

要則附近各鄉相約而共守其處而決不以一鄉人  
走入城不以一城人走入鄉不以此鄉人徙走彼鄉  
不以一人窺便而挈妻子棄其鄉以走外郡亦惟是  
鎮定無走各設備以待耳殊不知諸縣之人相傳疇  
昔約諭亦共相堅至二十八日而祁縣居民既身見  
淫殺又力當賊衝義無所逃勢不獲已遂不避矢石  
不顧危亡突爾出死力以捍賊也當是時臣目不交  
睫者八日夜然實未能親入祁而以其身當賊安忍  
以百姓殞命重傷所各出之死力冒爲已力且此捍  
禦者皆父子兄弟自相救死之民也持挺荷鍤何兵  
之稱督臣乃怒於室而色于市詆臣爲多事而諸有  
司爲無識皇上試問督臣近日封疆之所以壞而賊  
勢所以如破竹之故乎民心不固聞賊卽走而先自  
潰亂以待賊入者蓋什之九也此非有司傳舍其官  
規利避害以爲有識而鄉士大夫先徙以爲民望恃  
無官守不欲多事之所致乎督臣以鳳泗淮徐之間  
高皇帝聖作物覩之鄉其所產人材皆不堪用而一  
惟督臣之鄉人可資撻伐臣未敢以爲非要諸事理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七

初亦不必迂迴千里逍遙翔翔惟其意之所欲向至縱橫曲折以行于無賊之地而况更欲以其行一路之黔兵而並禁百姓無捍他路之亂賊則將盡拔其黔人惟諸黔將所挾以縱橫曲折行于天下而自餘皇上之封疆及皇上之赤子皆可以弁髦糜爛而安危生死槩置不問乎皇上試問督臣旣惟其黔人可資撻伐而沿途亡命之輩何以盡招充數池安左兵所駐何以望風卽避以左兵爲兵耶兵不當避兵以左兵爲賊耶兵愈不當避賊且黔亦何因以左爲賊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奎

而恥其兵之以不律爲樂平鄉民所殺而不可以爲名也則舉而移禍於徽祁之官紳而又恥其兵旣稱衝鋒殺手卽誣捏官紳所殺而亦不可以爲名也再思而誣捏爲拋戈投甲誘而殺之以文其兵之不律而解說以被誘之不幸皇上試一加詳天下有百姓鋤莠相向兵賊矢石交加兩命相角勢不俱生之時而忽爾拋甲解戈無問是賊是兵有若是之至愚者乎李監紀之爲言亦太無根矣狡哉監紀此一舉也實欲屬贖於全徽而初未嘗稟命於督臣及其一旦

沮敗於樂平而必欲終償所欲於祁門乃適值祁門  
知縣趙文光方以大計謫官急媚督臣干進呈身軍  
前願効死力陰助監紀構害徽人以故督臣疏中每  
及祁門知縣處處盡爲袒護一一皆作贊語而後故  
同臣等一體題叅逮問表裏連環請張爲幻殊不知  
文光於四月初二日尚有飛報賊情求本府各縣護  
救之印信飛票固現存也而捏祁縣官自寫兵不擾  
民之塘報收貯在身以爲後患干証高皇在天之靈

皇上如天之照其可欺乎昔郭晞能謝段秀實擒斬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三

暴卒之教賈復不終報寇恂捕戮部將之恥無論祁  
民本屬殺賊原非殺兵初不愧於執戈衛國之魯童  
卽在樂民雖誤殺兵而本意殺賊亦不失爲爲主傾  
盃之啞婦而督臣顧寬其私人失律不受節制之誅  
飛恨于捍患固圉有勞無罪之民侈言劉超恣詆臣  
等逞其偏詞以徼皇上一旦之聽而圖陷臣等以立  
威於全徽弱肉可食之地臣自束髮負志及歸田十  
年攻苦食淡困衡摩厲期得匍伏階前備陳所學爲  
皇上一明天下安危治亂之故以定宗社億萬斯年

之業耿耿孤懷日夜以之而特以多病未敢躍治臣  
之命豈不懸于皇上而督臣能以其私意相陷兼今  
人心厭亂天欲平治以今日督臣俘超之功將來議  
於朝廷之上亦遼東豕也卽旦夕滅闖擒獻□□□  
□一爲皇上圖之亦臣子常分何功可驕而極口  
游詞詆辱臣等爲皇上守禦不二心之有司士大夫  
以自明得意乎而且誇誕其辭謂在浦之兵招而不  
至在信之兵憤請渡江刺刺不休而終以一危言曰  
無使與於亂兵之禍皇上試問督臣黔兵亂耶督臣

嘉慶五年刊

金忠節公文集卷一

奏疏

三

將與黔兵亂耶臣謹正告督臣聖天子在上天下尚  
有人黔兵安敢亂安敢不自悔禍而復爲劉超之續  
者督臣其尚盡人臣禮無大不敬仍望皇上勅令督  
臣置對自今以後有兵賊混淆紛紜詭異突至境上  
猝不及辨人心危疑事在呼吸者當急防禦耶當速  
納受耶當且走避耶督臣宜爲皇上急畫一令使江  
東南諸郡縣及天下臣民知所遵守臣無任激切請  
命之至

